



明文海卷三百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一百五

圖畫

題米氏山水圖後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
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
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
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

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是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當已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暮雲春樹圖

王

褒

友居五倫之一人生而五倫具焉雖賢愚貴賤之不齊

皆莫得而廢也方其相聚而遊相違而思其思與遊也皆形于言而後已夫言者固為不少特無文以將之則出諸口而隨滅惟托于文者則垂諸後而不朽噫唐興三百餘年富貴權利之相友者不可勝數皆湮滅而無聞獨杜少陵李太白之為友片言細行傳誦至今孰謂文之不可恃也哉予嘗讀書及其唐文集知太白齒長於少陵故李之於杜也若沙丘城之寄堯祠亭之宴飯顓山之逢其辭皆若略於少陵焉而杜之於李也則推重其詩若陰鏗若庾信若鮑照則傾慕其人乃贈之懷

之夢之不一而足觀夫少陵崎嶇戎馬之場艱難川使之地白髮拾遺自許稷契君子予之太白雖天才卓犖應奉翰林遭時弗偶以酒自放君子或少焉以太白之視少陵稷契輩人宜若瞠乎其後矣少陵推重傾慕若此夫然後知少陵之交友可謂能久能敬者歟予與有謙甫弱冠相善義雖友朋恩猶弟昆自予遊京師入成均教授湖湘之間往返歸省復相遇于京師垂二十年其視有謙之為人得甘毳以事其親愉然而歡至如往來以處其友俛然而樂自始及今猶一日也前年

春有謙以才諳舉于朝其友馬自牧取少陵之詩繪為暮雲春樹之圖以贈有謙且徵予言不休意醉眠共被携手同行相失萬里茫爾思則吾二人之情趣當不過于少陵太白也寂寞書齋遊子不至吾知其彼此皆然匡山之歸鹿門之期吾誓相從于他日耳有謙能書而文者也能久而敬者也顧微予言是以蠅而附驥也予知子之不我忘惟子之不我信則江東之雲渭北之樹在彼焉有謙張其姓長予一歲云

娥江送別圖序

謝肅

漂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許公欲登舟輒挽止之咨咸嗟感歎不忍為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絕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參朝廷寵命賴是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天子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別也衆罔辭以復於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寬以怠事不激以為庶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

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哉風吾等是以于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別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頽望踟躕于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撼涼颼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繪為題曰娥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謂送公之別不在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江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因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也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

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足重為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係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杏園雅集圖後序

楊文敏 榮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所子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咏間作群情蕭散行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

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崇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僮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咏成什乃屬予識其

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
侍從涵濡深恩盖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晏安民
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
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盖亦宜也
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俱以年德高邁
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
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異
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
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

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
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
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王孟端山水畫跋

張寧

九龍山人王友石所畫山水一卷橫廣四大崇僅及尺
畫法假遠以見近務小以形大高深上下得乘除之妙
非特能平遠而已山川林木疎密合宜勢斷脉續人物
幽眇幾不可眎生氣自完雖生紙淡墨皴染淹爛非世
工所能到凡山之峰峦嶠岫岡阜陵麓巔陁嶸嶂嶺

壑谷巖洞硯嵒銳而行歌而峭瞰而懸躍而駐降而陟
高卑隱顯迴環曲折坦險竒厲屢屨而不見其始屈突
而不知其中盤旋而不測其際觀者動心駭目睇注不
暇而不能究極其所止足以盡山之形氣是不亦神逸
矣夫材居田舍山樓野閣屋相望于上下遊者渙者行
者居者步者騎者偶相語聚相語者人相接于水陸獨
不一作佛塔僧人其間古人謂圖畫有闕風教其信然
耶松江黃翰署卷首為江山萬里圖翰未必深知畫也
畫家以應物隨類為六法之一若稱萬里封鎮屢更則

川原里道舟車宅舍人物事為皆當隨地以變風雲晴
晦難以意定而一瀉千里水豈無平行衝激曲折之殊
友石平生遠涉江湖浮黃河踰太行出雁門歷覽晉代
之區胸中丘壑許大豈不解事如此顧其所畫妍滋間
曠水木清華陂塘廬舍映帶左右山磴水次物類相伴
其天機呈露當是吳中一筆景耳安在其為萬里圖也
鄉友陳君廷用家藏圖畫甚多謂此卷為上品宜寶重
之遇鑒賞者時一出為慎勿令俗士妄以浮言易此竒
物也

觀潮圖跋

張寧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強厲如秦始皇帝猶畏從
狹中渡宋自慶厯以來抗海屢溢嘉定中潮衝監官平
野二十餘里外論皆以畿甸切近為憂當時每遇潮盛
之候傾宮出觀頌反以為太平樂事獨不思建炎之初
苗傅劉彥正因觀潮起釁幾危宗社而復甘心于此嗟
夫晏安酖毒雖利害切身一不暇自為謀况有興復遠
大之計哉張思廉與二楊所題皆載本集謂李嵩之畫
嵩本錢塘人厯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於目激丹青

藻繪宜有浮于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內家人物儀衛供
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惟空垣虛榭烟樹淒迷平波
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欲使人心目遲回
有感慨弔惜之懷無追攀壯浪之想嵩意匠經營情留
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監耶杜子美詩曰江頭宮
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殆為此圖題詠也

倉頡圖題語

張寧

伏羲畫八卦造書契至黃帝史倉頡更定古文以啟六
書之原非結繩之治至頡書代也淮南子記作書時天

粟晝零鬼妖夜哭或作龍潛兔哭皆怪誕可疑又頡時
衣冠創設禮宜從制今圖紀皆蓬跣四目身被草卉豈
其生近人首蛇身之世異稟野俗猶或有在耶大抵事
不具于六籍言不經于仲尼雖方策亦不足徵况淮南
書出于附會叢雜本以多聞廣異為工者其獨其字書
于今可見者疑許氏十五篇是也自制作有定凡天地
之文古今之事人物之宜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盛衰莫
不關係挽而上之可以緒系丘索推而下之可以隳括
百代得其傳者周有史籀秦有李斯漢有蔡邕唐有李

淖斯皆神契妙解入室升堂而近世周伯琦陳思孝諸
子亦皆循蹈軌範庶幾成名回視晉唐以來真行草書
非不研精筆墨超越槩鉛至論其源流理義求無悖于
正書者茲亦鮮矣昔人謂大篆為倉頡之嗣小篆之祖
又謂自隸以下吾不欲觀誠知言也夫所貴于文字者
以其能載道宣化克濟斯民而已宣化莫重于教命載
道莫先于經典經降而有史、散而有子集、流為百
家異說佛老之書邪正混淆神人瀆擾也久矣聖教舉
為試藝分為吏牘吏牘濫為胥徒輿皂朱墨批攝之私

其棄本殉末媒祿網利民之煩于文也亦久矣文勝之弊決于明幽魯聖人已有欲從先進之語況今日乎是則鬼哭粟零雖曰必無而言者之托戒可謂明且遠矣此豈創物者之過哉述焉而枉于用者之罪也姨甥衛使劉時泰武而達文敦學不倦間持此圖求題因書其額

甲午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午十同年圖一卷蓋我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

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敬微鬚髮頽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白髭、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半啟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頽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

面老皺而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
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頤者都察院左都
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
廉夫者面微長且頰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
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髮皓白左手握
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
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
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
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

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
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
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于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
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
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
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
予于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
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
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

明文海 卷三十四 十一
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摠志効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其彌天下于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為次而廣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為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于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寔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誦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後今吾十

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願不得交倡迭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政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于其家閤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于天順之八年會則于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明文海 卷三百四 三
書雞壇清話卷後 李東陽

今年予作止詩、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真。乞取止詩來，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隻雞斗酒為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雞載酒而至者。鼎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遊大德觀，為鳴治師名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雞酒往受罰。烏初鳴治之見督也。曰：第為之，即有議君後者，吾

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猪紅三斤、蛤蜊數十相助。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為鼎儀所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為席，以樂客。于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于後。俾好事者有考焉。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李東陽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于東陽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

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于西楊之子太常少卿道木再見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綸三見于南陽之孫尚寶卿秦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蓋當笑談偃仰之餘倉猝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寶二君及東陽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于樽俎圖畫之間寧非以其苦心好藝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與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休養生息以至于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

臣各得其職乃能後容張弛而不陷于流連怠教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信任乎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別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

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于此卷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題雪景圖

楊守陳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詩也會稽俞仁本寫此詩之景吾鄞鄭君光俊得而藏之求余詩其上憶蘇子瞻嘗譏鄭咎詩有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蓑歸者乃邨學中語而謂子厚前詩有格殆天所賦不可及然他日又謂漁蓑句好真堪畫何哉余一日退朝初雪碩同行者絳袍綉補

此十本內只有一百四十七卷之九鄭劍仲愚先生啟
篇內有及東坡先生語然亦無同要似可抄存餘則一無所見也

詩雖詩亦不能子厚若故為書子厚詩跋以子瞻詩評而區、一時口占一絕亦附于末者蓋欲啟觀者亦如吾當時同僚之喙云

跋衛靈觀馬圖

蔣冕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子昂印識鑒別者謂為魏公真跡其一人烏巾素服蔭于長楊

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于此卷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題雪景圖

楊守陳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詩也會稽俞仁本寫此詩之景吾鄞鄭君光俊得而藏之求余詩其上憶蘇子瞻嘗譏鄭咎詩有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蓑歸者乃邨學中語而謂子厚前詩有格殆天所賦不可及然他日又謂漁蓑句好真堪畫何哉余一日退朝初雪碩同行者絳袍綉補

綴以琪華瑤英而翱翔容與于金坡玉堂間清麗絕倫亦人間一時勝景也因口占絕句云白雪點紅袍人出金門下詩翁殊未觀漁蓑獨堪畫同僚為之喙余不能詩雖詩亦不能子厚若故為書子厚詩跋以子瞻詩評而區、一時口占一絕亦附于末者蓋欲啟觀者亦如吾當時同僚之喙云

跋衛靈觀馬圖

蔣冕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子昂印識鑒別者謂為魏公真跡共一人烏巾素服蔭于長楊

之下者為靈公五美姬從一未笄一士人中服疑即後世女侍中之類二圉人控轡嚮馬首而立身皆佩劍又一人持馬尻而疏其尾馬色黃御勒皆金飾摸寫工緻天機流動信非魏公不能獨其事不經見予于古傳記未遑深攷不敢臆決其有無然竊意茲事在靈公或者其有之昭公二十年靈公值齊豹之變越在草莽適齊公孫青來聘以其良馬見公受之以為乘越九年為昭公廿有九年昭公在乾侯季平子不歸馬靈公獻其所乘馬曰啟服靈公以昭公七年入春秋至哀公二年始有

于戚之變首尾四十三年同時為諸侯者非不多其以馬見于左氏傳者或有或無獨靈公之馬二見焉其畜馬以為玩具者當不少史逸而不書者尚多也此所圖馬吾不知其主名顧其事足為世鑒有不可不知者前此百年為靈公七世祖曰文公嘗留意于馬矣鄘風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騅牝三千文公非以馬為玩具也以誠心而行善政故其效至于國家殷富而致馬之蕃息如此靈公不能仰繩祖武其治國也曾不知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頽乃般樂急教唯馬是觀不于蒐狩之

時而于遊豫之日不從以賢人君子而從以左右嬖昵
觀于圖其尚可想見其禽荒態度無乃與乃祖懿公之
好鶴同歟然則魏公圖此未為無意也

書先聖先賢圖贊

吳 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
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
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宣聖贊後自顏
淵而下亦皆誤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
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學設教弟子皆無
邪雜背違于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頹馳
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于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
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熒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
正宜枕戈嘗胆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
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
和說以誤國挾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
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
配享識者避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于

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但後覽者得所考云

萍會圖序

李夢陽

萍會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王官：不同同地也于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乎夫萍之未水

水也萍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過焉榮花絮于漣漪之曲于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于途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于是乎有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貌又子孫所世誦焉世誦必曰吾祖吾父昔與其同王官同地蓋同會云于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

茲地覽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為夫叔世
 寡安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驚國中無
 河間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
 恣者遂自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
 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勿暇為心
 矣而奚會之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
 謂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五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一百六

圖畫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焦竑

聖人制器尚象厥義深遠後世寢以不存鼎盤量銘間
 見于經而手不拊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書抑已久
 矣漢宣帝扶風鼎竇憲仲山甫鼎徐之遴荆楚諸古器
 班班史籀中世未甚寶之唐初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

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鐘鼎款識于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以為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烏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為傳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道黃伯思翟耆年王休薛尚功紛：論述而莫備于博古圖蓋宣和間畫人主之力極其蒐討窮山古塚破掘殆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鑿味其議論以為一時之盛然第為玩物喪志之資而于古制器尚象者未嘗遇而

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雖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壘之鎮靜壺尊者尊之質樸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杜爵懲濫饕餮戒貪山觚防酒觸事著警凡以戒德而礪行抑其次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謚系靡不有資猶為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飾德而特為耳目之玩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宣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為戒而已二圖流播既久臨移失真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為序余閔世之不原本始而第以玩物為也輒述所聞以遺之

書所觀蘇漢臣瑞應圖

陳沂

南京內庫有漆球守者相殉戲久而中虛有聲成化間豎子從折塋割之錦凡數十襲內有三畫卷一閣立本王會圖一王維溪山積雪圖一蘇漢臣高宗瑞應圖並為中貴留守者取之後積雪瑞應並藏于黃琳之富文

文堂弘治壬戌予往觀馬王會圖見于一玉工家琳走京師二卷皆逋質正德戊寅觀瑞應卷于王舍人宅嘉靖壬午甲申兩從張光祿家見之總十二幅其一顯仁皇后初誕康王之異其二顯仁有神人戒語之夢其三學射以二囊貯斛粟兩臂舉之而行其四康王欲虜諱好張邦昌副之其五將使虜顯仁送之有小女抱四神擁出衆不能見其六王雲率民謁崔廟請使虜衆殺雲其七康王引兵河北以寬二聖顯仁卜碁占入九宮其八康王駐磁虜衆大集路傍老婦云已過山東虜返其

九次鄆州卜射飛仙臺其十遇白兔二射皆獲十一渡大河及岸冰解十二兵拔京城夢欽宗脫袍衣之畫宮室園池山河沙塞城市人馬之妙絹地若浮埃而青綠朱粉如新尚記王會圖人物長五寸具貌種之皆精絕夷名以八分書積雪絹長二尺餘色青綠頗失神矣二卷不知所在

跋王右丞畫真跡

祝允明

嗟乎魏晉六朝之跡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三尺有咫

薛尚功葦題識編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辨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潤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况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以一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六經圖序

顧起元

六經圖為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而刻之為圖三百有九凡三才之紀羣麗聖文與傳經之專師命氏顯其家之學者類若列眉矣圖舊鮮行世者頃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君覽而善之謀于同僚諸大夫斥帑羨復刻而存于署既成屬余為之序夫圖書之用創于聖人使百代憲章譬諸經緯弗可偏廢者也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其義可陳其數

可紀舉而措之如合符契後世學者或得其書而不得其圖雖博涉典墳叩音寂寞欲其如張茂先之記萬戶千門武平一之對三桓七穆畫地可成建瓴罔滯斯已難矣是以夾漈鄭氏遺憾于向歆而致思于王儉誠謂天祿蘭臺之典七略但聞有書而阮孝緒以圖譜歸于部錄記注不若儉志之獨收有裨于一代顯門之學也然則圖之所係詎可忽哉余嘗慨學者侈雕繪之技或以詞藻相矜嚴于古之名物制度抵牾濶疏者有矣至遜心名理者又高語得意忘象之言于器數之委折或

吐彙為糝糠而不屑辨不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使畫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畫意然則標于指外通于繫表惟圖能之是故書之所不能畫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像之于六執之言當更有洞若觀火顯于視日者又安得謂觀象非忘言之妙按圖非得駿之具哉余又嘗攻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治要圖詩有魏衛協之圖唐之草木出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

傑李瑾之圖宋鄧名世之譜礼有漢鄭玄阮謏唐張鎰夏侯伏明宋梁正聶崇義之圖陸佃之象其他單部偏牒多矣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圖多沿舊記党枯護朽間亦有之夫謬解犧尊臆注葵首昔之通人不無可議第以此掎摭異同糾弛散舛因形契理親見古人則是圖故為六執之津涉也已豈與夫王楚薛尚功之編同日語哉方今古學載興異書間出羽陵蠹簡半在人間頽經筭斷殘尚須揚摧方君與諸大夫亟舉是編而表章之其于通經學古裨益弘多固知黃香觀內之秘班

旂禁中之副未有臻其方者矣

跋師子林圖

陸深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有題名以古篆
隸寫之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
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少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
文雅可補後來之郡乘榮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為師
林如海作十二景余嘗題其上頗有稱譽卷中之詩當
出榮公無疑而詞翰畫皆簡捷按幼文名賁仕至河南
左布政工詩能畫吳門四傑其一也師子林在吳城東

跋師子林圖

勝則好聚奇石類跋

符法于本中奉本味住天目之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

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人而跋尾
稱如海師豈即其人與但榮公跋于永樂丁酉似為其
徒携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之嘆而興感于幼文
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于師子
林為所拒至夜漏深以微服往叩門求見有僧瞑目端
坐止以手捫其頂曰和尚留得此在蓋榮公功成貴顯

游禁中之副未有臻其方者矣

跋師子林圖

陸深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有題名以古篆隸寫之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少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文雅可補後來之郡乘榮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為師林如海作十二景余嘗題其上頗有稱譽卷中之詩當出榮公無疑而詞翰畫皆簡捷按幼文名賁仕至河南左布政工詩能畫吳門四傑其一也師子林在吳城東

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奇勝則好聚奇石類狻猊故取佛語名庵首圖一石題師子峰者是已或云則得法于本中峯本時住天目之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人而跋尾稱如海師豈即其人與但榮公跋于永樂丁酉似為其徒携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之嘆而興感于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于師子林為所拒至夜漏深以微服往叩門求見有僧瞑目端坐止以手捫其頂曰和尚留得此在蓋榮公功成貴顯

明文海
猶本僧服故不曾蓄髮徐云和尚撒下自己事却去管
別人家事恁麼榮公憮然而去可謂本教之喝捧手乃
大善知識豈即維則與又聞榮公道術法名嘗學于相
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盡得其兵法機事執弟子
禮豈還所見乃應真耶願風旨嚴峻批糠事功異學中
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也暇日偶閱此卷因重裝
之聊記于此若師子林之題詠尚多而幼文亦自有作
天如詩尤可誦併錄于後以資閒中之一覽

跋陽關圖

陸深

右唐王右丞詩世所傳陽關三疊詞也調存而疊法廢
往在京師日與王陽明都南濠論此或以為每句作三
疊歌或以為止歌落句三疊迄無定論而紀載亦各不
同意當時必有譜而今無所于考也或以為每句一歌
每歌一疊輒減二字至三疊則歌三言矣言皆成文頗
有紆徐婉曲之調似畫離別繾綣之情殊為有理而亦
未知卒合于本詞否也此圖余所藏李嵩舊本思齋子
命工模之西土景物藹々有思錢志可倫覽觀非徒以工
為也因錄本詞于左方并識是說以審于思齋子

巫山圖序

習善言

巫山圖為金川名族子周敷典之所寶愛何也圖後識以私印字已莫辨惟吳遠二墨字尚如故且圖之氣韻骨力各臻精妙今人所難到為古畫無疑是宜寶愛于敷典也巫山在夔府有十二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岫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樓鳳登龍聖泉是已如圭立筆卓森列霄漢間下臨大江誠西蜀之竒觀故為遠所極意者歟敷典讀書好竒志存四方自少于荆吳之區齊魯之境上及南北二京皆躬歷而目覽其勝充然于

懷所歎者西蜀未至耳乃于巫山未嘗一覩也日者寓北京偶得此圖遂謂足以副平生所望而為之寶愛也如是予惟山川者地所以設險也有土者或憑藉為之保障巫山固蜀之險矣昔在三國與五代之季雖欲為之一覽奚可得哉方今聖德遠播守在四夷好遊之士不限所之一無不可者敷典果有意乎異日溯洄三峽目擊所謂十二峰載披茲圖以較形似于錙銖呼山靈而叩之歸志其勝于予為一賦之一洗陽臺之荒唐未晚也

周南留著圖錄序 趙貞吉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賜休還山道經周南時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鎮撫節鉞駐此相見甚歡頃之即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薄遊函嶠間留著四圖並贊詩予亟讀一過歎曰逸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君曰觀子殆將從此隱矣可不為我稍著書若任君耶予即欣然諾之既而悔其嫌于掠名也遂辭避去乃蔡君使人索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其勤意為述七圖略加序說命兒曹錄寄蔡君如左夫子是七圖者雖有

所授然後抱空文未踐實事心知意義而口不能言聊與蔡君傾囊似與任君鬪博誠不知其為可第余意則有說矣予西極鄙人行將掩其聲光與竈兒田畯為伍愈與世落、中原有道何以知予名姓而一開度之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附任君之按藻蔡君之延聲俾具眼老作家人稍喜予之亦能窺取一斑庶飄然御風而西為予啟重閤之鑰決剖瓜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木之文遂種投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幸事也哉蔡君處東溟予還西海萬里雲山從此別矣是書也其為予

置之筭中遇擇法之人試為一展乎予日望之俟之勿謂予開眼作寐語也

李光祿使大同圖序

趙時春

大同據雲朔華彞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于華胥鈞部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鹵搏前擲鹵顛後繼歌舞綴金草角抵延曼之樂動費千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軋轂而奉使鈞袂蓋所以養豪偉臬雄之氣以竦鬼魅獍蜮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復予犒軍金數萬于是同郡光祿署三事李

麟持符載網以往宣布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旄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為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效祝于上而致敬于使者豈非以為報哉雖然此庸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于豪偉臬雄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臬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于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于卿士其下不以形勢辱于疆宇匹夫為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慘而姦宄為喪志况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為天子之比戶者邪間者鹵數犯塞

明文海 卷三百五十五
為疆宇憂此于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為最下辱致死之不旅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効死于讐敵鹵首之頭寧足繫而鹵之膏血寧足汗輪蹄也何獨聞于古之人而不見于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偉梟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為豪偉梟雄之報奉使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密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同之士爭為豪偉梟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于

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古者自天子達于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即其茇舍觀之輿馬僕從之不繁供億饋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銜必書觀農則猶餽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為規警何其親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問及土俗者則鮮矣况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漫行越俗則里正沿門戶驩呼集器什謹候債夜

達旦不休至則鉦鼓旌旗舟車若蝟田野人素不識官府咸驚走奔竄懼衝突為罪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速去為憾於乎無變今俗雖鄉置田畷月歌豳頌何益乎常聞周文襄巡蘓州携一老隸裹數日糧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餓則就饁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旦命老隸自炊旦食：已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遼邈也而俗已頓異如此可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宣平嘗春行勸農人即異之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事習則忘異則傳

蕭君特稍舉其職耳而宣平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召伯則文襄之事應不復傳：者衆則行者益寡吾是以邑：矣雖然稍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怨咨未嘗忘也知頌已矣又為之圖極其聲容之盛以張大其事而懷怨嗟者不遇誅于腹議于巷而已矣未有數犯訕上之誅以白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處其薄而民之自處其厚也蕭君文襄同里人與余為故交其存此圖蓋將以自警而余于蕭君未嘗以俗言昵也故因事

而為之規

跋沈啟南品泉圖卷

張鳳翼

中冷惠山二泉予嘗之熟矣然未之並嘗也中冷味厚誠若沈評而吳之抑中冷亦不為無故特未之審耳蓋自金山南行至惠山泉在器中少亦二日味不無少變乃取方出山之惠泉較之不能不見其倒置矣第令汲惠泉北行至金山取中冷較之又奚啻伯仲哉必欲品泉當量地相去之中各如期汲泉至彼試之其論乃定惜曩未有以此折吳者宜其辨譁不已也予見沈畫多

山水及寫生未嘗覩其白描乃于此卷見之無俟品泉而兩腋不覺清風生矣幼子自結草菴僧所借歸示予漫為識之

跋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冊

張鳳翼

此國初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也圖曰重作則知始嘗有圖因未滿意故重為之夫始圖亦不易見矣矧重圖又其精思力作者耶即短句片幅亦不易得矣矧記與詩俱備而圖又為延平既合之劍耶前輩謂安道以醫名意其人必飲上池水視見垣一方人者即身未之華

山而目中已自有華山矣矧身親攀躋捫厯目擊手記者耶其云心涉目涉山則又不暇長桑而能自得師者不獨其畫筆之妙出劉李馬夏諸君間也李于麟嘗遊華山亦嘗向予談華山之勝之險第談劇多土音不能盡解及讀其所為記亦有如其土音者然胸中已著一華山矣無何王太史肩昌以遊華山記示余其文夾易令人神遊其間今又得視此圖于武輕車則知予固不必效康樂之遊亦不必如昌黎之泣而于玉女子先酒毋修羊已結三生緣矣安道作此自謂不為身後計即貽諸好事亦可若輕車者所謂好事非耶安道有靈且將為之呵護焉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俞允文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君以為此五種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所得辨才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王大臣者于時詢摹特為逼真即勒置禁中以故人罕傳榻石晉時為契丹携往流落定武慶厯中韓忠獻公壻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示公索石李遂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

守定武以石代輸匣置藏于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皆至乃刻別本應之子紹彭又摹之他石剝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而定蓋有^武三本矣且古刻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二種尤延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順伯以肥者為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剝損紛々似無可據褚遂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休寧金君偶索書其後姑述其始末云

書羅浮圖

許炯

羅浮南海之望也環三百餘里其高十二倍之峰以百數飛雲玉鸞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綉玳瑁最著洞以十數金沙石白朱明朱陵黃龍黃猿水簾蝴蝶最著石之奇者二曰跳魚曰伏虎池之奇者二曰阿耨曰夜樂泉之奇者一曰卓錫石門可以容几席石樓可以望滄海鉄橋鉄柱其絕幽者也山有龍蕤竹其大數圍有五色雀貴客至則先集山下多梅花幻惑变化不一而足昔傳有山浮海而來與羅山合鉄橋其斷處也其說不經按道書十大洞天羅浮其一也自佛老之教行其徒

明道集卷之五
欲廣大其道則盡取天下之名山勝地而藉之以為己
有故凡一壑之幽一邱之邃則必有浮屠之宮老氏之
觀在焉而吾儒養靜之區反無所得吁亦可慨矣是山
在晉時有抱朴子王野人者因採藥居之相傳仙去故
言是山者必歸二人焉余以為非也既有天地即有此
山非二人之所能據而山之名天下則亦豫章羅氏有
重焉豫章習靜羅浮以其學傳延平延平傳之朱考亭
氏實為斯文之山嶽則是山也非儲精發祥之所自與
余嘗論天下之山有八皆聖賢之基也非浮屠老氏

之所能輕重其一曰厯山舜之所耕也底豫之化成
焉其一曰會稽禹之所探也受命之符出焉其三曰岐
山文王之所都也麟趾之政行焉其四曰首陽夷齊之
所避也君臣之義明焉其五曰嵩嶽申甫之所降也中
興之跡賴焉其六曰尼山仲尼之所禱也大成之聖鍾
焉其七曰羅浮豫章之所習也道統之傳始焉其八曰
武夷考亭之所修也著述之功就焉或為君或為師故
所過者化而其地賴以不朽下是則東山之妓女終南
之捷徑且以為山靈羞矣山之遇不遇亦有數焉在易

明文海 卷三百十五 五
良為山其辭曰良其止、其所也故必如數聖賢之得其所止而後可以為山之配浮屠之寂滅老氏之清淨皆不得其所止者也又烏足以為山之重乎客有遊羅浮者繪其圖以歸間以示余、覽之有感烏識于其端以告乎好遊者毋徒曰抱朴子王野人云

趙子昂畫

邢侗

榮祿公膚如瑩玉神比秋泓以故點筆窓間率多幽致此卷疎木叢篁穢穢猷態與片石相為掩映風流楚、政不在多無亦魏國仙姬衣紫半臂呼茗對啜已復倚

水晶宮檻納罨畫涼颺于時微榮祿作此耶榮祿他幅類多重峦厚嶂采翠爛然此乃獨標神秀西子未嫁吳王時都謝鉛華衣白苧衣江頭浣紗則庶乎近之矣

跋錢塘夜潮圖

丁養浩

右錢塘夜潮圖一卷新安王君甫用賢得之杭僧某僧藏自先世蓋杭人之所作也其絹素筆意悉出前元而題者乃紀宋之年號豈其不忘故主故追錄之歟嘗觀元人入杭之日駐師江津潮三日不至今此圖月夜潮生奔騰振迅使棲鴻宿鷺無不驚飛于烟露蒼茫之濱

其怒氣若可畏矣然不以愾敵人于昭々之際而以駭羽族于冥々之中豈天道固有時而右夷耶抑子胥之氣有時而消歇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噫

高皇帝御像圖識 何喬遠

此太祖高皇帝御像也諸王府及京師侯伯家往々尊崇之願非真御像太祖好時々微行察民間事恐民間識其貌又欲以頒示四夷使之警警像成諸王侯伯人賜一圖故其家多有世俗所傳謂太祖初畫像時意欲如是不以語畫工緣是得罪召工數四描寫益真得罪

益重最後一工作如是圖太祖大喜此言不知是否觀其像疑如是或可信也若太廟真圖張子中所謂天地相朝日月相拱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正是其寔礼云德輝動于内而民莫不承聽中庸曰見而民莫不敬我太祖真御像是也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萬斯年與天無極豈偶然耶

網鑑甲子圖序 劉應期

王介甫讀蘇瞻子表忠觀碑語坐客曰子長諸侯王年年表也余避之太史公譔史記百三十卷五十萬餘言

諸表蓋衆文之特者近衡家多軼之不載豈云識其大者哉夫文至者聖人不易春秋因于周禮漢書改書為志餘皆準乎長子瞻以文章狎侮先輩自謂無不如意碑文述趙清獻奏不增損一字何耶余嘗手溫公目錄謀昉表例作一紀年經圖煩衰難就後從閩友林守一得網鑑甲子圖一幅修四尺廣二尺有奇中書甲子六十每篇十八行右縮數五十二起周威烈王丙辰左訖今崇禎某年羸其餘共三十五甲子上以朱額歷代中每眼籍元某改元某歷年永短統之分合終始數悉具

懸壁觀之二千餘百年間若列眉此必閩先民所授受殆傑構也余受而學之以示同學黃太冲太冲復為溯堯甲辰補之倍前圖不及二甲子藁成余則以紫陽因治通鑑著綱目斷自威烈與孔子書始堯春秋始平隱同今仍閩圖之舊劈幅為三每幅右加甲子一行首弁序伸三圖于後而卧之變為手幘攬乃縱焉有所記憶可探袖得也置序于巔以次移三圖縱為橫綴之紋如元字自其上猶舊圖矣亦易卦方員圖之法與後有作者當不易之併載舊題云歷代紀年貫繫甲子無遺矣雖

正統之義未明昭代之紀未備姑俟稽古者考証焉

明文海卷三百十六

序一百七

技術

贈地師詹仲芳序

葬書之道二形勢也方位也形勢如相人之許負方位如推命之李虛中二者各精其一已足為術合而一之人焉庾莪自楊救貧以前皆合而為一釐為閩贛不能合者蓋四百餘年中間宏博碩大如王朴之孫伋趙卿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著指蒙書撥砂詩心經等文出入經史幾于得乎形勢之網格方位之領袖達者尚有憾焉况其餘乎里人詹仲芳世傳閩術也而學於贛自以為盡贛術矣而猶誦學于閩足力到目力熟人皆信之方將進焉而不已里之治此而能行者未有或之先也青出于藍冰寒于水其吾仲芳乎余故喜斯道之將昌而閩贛四百餘年之判而不合者其將合于吾歟矣故書而贈之

書徐進善三命辨後

蘇伯衡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

命蓋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難言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磅礴于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厯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典人之生于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

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修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微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遠于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

吳興自馬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于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毛至八九月霜降草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有其人至于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為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

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于為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送畫史李約禮序

劉崧

世稱善畫者曰画史畫工也史官也画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黔也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嘗謂史官為不丹青之画而画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為書或徇愛挾忿為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備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画者

之于傳神其人恒相視于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由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画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者為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宛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為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盈縮于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為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

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林月鑑江湖勝覽卷跋

程敏政

泉南林君精相術論薦為其邑之陰陽官凡三入京師
矣每至而名蓋竒或以月鑑號之者間因武進陸君廉
伯以見予袖出一卷詩曰江湖勝覽皆朝之名公卿投
君之好而予之者也予觀世之達官貴人類能為君以
自重雖賢者以公務見至累日終以事辭者有之幸一
見或不交一語以退蓋雖負天下之志者亦無自而吐
其尺寸焉惟挾風鑑祿命諸術者不獨走門下即見至

折節傾倒惟恐不盡焉或聞其名而物色之不獲則悵
然以為失士子以此蓋竒羨夫負竒挾藝者之過而亦
不能不慨夫為人上者其下^士盡言不在彼而在此也
若林君之見遇于公卿豈不以其言之多中哉願其相
予乃獨以為異日當大顯夫人豈不自知予以此又竒
惧其言之不中將自予始矣昔嚴君平賣卜各因其勢
道之以善而言之中不中弗計焉今出入公卿間得行
其言者蓋莫如術士林君往來江海之上巖穴之下與
夫邊州僻郡目所經者得無有遺才隱處守道履貞之

士而力不能自通者乎如見上之人語及之使天下之賢者或因君而有聞焉則予又將重慨夫月鑑之名在此而不在彼也

雪心賦句解序

胡翰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深雅奧誠有至理而不出于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楊諸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于術者心目不逮古人乃相

與闔合為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故其學之易入而其行之易售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凶如是則人可以為曾楊而何取于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體于水泉虫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闕其親之生年與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為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滄雲集言

人、殊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為說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望其踵曾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以葬經為主旁通儒書尤究心于文公及蔡西山父子之說于天星卦例則深絕之其為人扞穴率有證佐非出于揣摩臆度之為庶幾如妙于醫者之用鍼巧于射者之中鵠也然陋于術者反從其後訾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贗不分往、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健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唐卜則魏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彙次而失其肯綮因句

為之解譌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繆說而大有益于世之慈孝者矣予竊因之有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于術者舍葬經而汎濫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道一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党之士或當愧之此予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于言也

重刻劉河間保命集序

章拯

沙河姜居安自謂江右世醫國初有官院判者故蓄古

方書頗多予嘗取而閱之茲且梓願以次刊布河間保命諸集予惟金源二本于時哀亂極矣而天地好生之德乃于醫發之河間東垣劉李繼出以闡素問之秘以續生人之命而皆處士高尚不慕榮利其術之妙豈惟南宋有所不逮自元迄今蓋未有或之先者吾鄉朱丹溪固河間三傳弟子兼法東垣而時出之然俗師之論則以東垣之學專主持守乃王道之醫河間之學專事攻擊乃霸道之醫不得其門妄生分別而河間之書隱矣殊不知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河間固醫中王也若夫

一于持守則諸邪填塞長病而速禍一于攻擊則正氣與邪氣奄忽而俱盡此學之者之過也于二公何尤抑予又觀傷寒直格而得其所以為說大約謂輕微之證可以正治若病重危則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蓋藥氣從順于病氣也正治之法猶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故病熱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自愈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悅之其始雖從其終則逆可以去其邪而歸于正又謂救人火與龍火異人火得草則炳得木則燔得水而滅龍火得濕

而炳得水而燭以人火不繞遂之則其火自滅耳推此
言也匪直醫人固可醫國矣偶因時論之異而深有感
于斯言故為表而出之

醫史序

李濂

醫史者余輯前史所載方技列傳以為學醫者之正宗
也前史無傳而諸名家文集有為之撰傳者亦採錄之
都無可改而醫術顯著者則僭為之補傳蒐羅訪索凡
得七十有二人而古今之名醫略備矣或曰醫小道也
子孽之焉輯之何居嵩渚子曰醫道淵微非言可盡非

通乎天地之化明乎陰陽之理達乎運氣之旨察乎事
物之蹟者弗足以語此儒者以是為小道謂其但周乎
一身之用而不足以談乎經世之學耳若推其極究天
人原性命洞經絡晰表裏幽贊神明功奪造化天下之
道蓋莫有大焉者矣顧可謂之小道乎哉醫史之輯所
以植準的示龜鏡存軌轍將使天下後世學醫者以是
為師庶弗迷于向往云尔較之輯書史画史者茲不切
于用乎曰何為其切于用也曰人之有生也養身事親
慈幼之所當誨者有急于醫者乎吾儒致知格物之目

亦多矣其間最閑于軀命者有踰于醫者乎孔子之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程伊川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是故古之君子修己治經之餘鮮有不致力于醫者今之君子學業法律之外顧于辭章字畫殫精敝神為之而于父母之弗安也已身之失抃也昆弟妻子之遘疾也則諉之庸醫以試其術其不能無憾者弗少吁可謂不知務之甚矣故諺有之曰攻碁不若攻詩攻詩不若攻醫其有見于此耶曰攻醫之要上遡靈樞中探金匱下研金元數子之書可矣而奚事往跡之求曰往者采

之鑒也古者今之式也歷代之有名醫猶歷代之有名臣也名臣行道濟時所謂達則為良相也名醫活人利物所謂窮則為良醫也抑歷代名臣各有史傳近代又有言行錄傳世唐甘伯宗始纂名醫傳七卷紀遠古以迄于唐之醫而世無傳本宋許慎齋紀五季以來之醫有圖而無傳近時豐城楊文恪公廉嘗著名醫錄又畧而不詳讀者少之然則醫史之輯可容已哉曰其輯醫史孰若輯方書之尤切于用乎曰古之上醫要在視脉之理既明病乃可識脉之玄妙難以言傳意之所解

口不能宣也執古方以療今病不惟不能起病而反增劇昔人嘗有是論矣故曰不知方者之輯方猶不知詩者之輯詩一詩未工何損于事一方未善為害曷窮甄權許肩宗李杲皆古之哲醫也而並有輯方之戒惡可孟浪為之以誤人耶曰方劑弗可輕輯則吾既得聞命矣而醫史之輯也果益于斯世乎曰益哉人能常閱是編可以窺醫術源流之正可以諳入門造奧之階可以識攻擊滋補之機可以得未病先防之道可以養身可以事親可以慈幼裕乎已而周乎人寔為有益之寔學

而詞章字畫之藝舉非所當先矣曰子之言良是也請備錄之以為醫史序

送日者丁鳳序 劉繪

支干相重窮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此有盡之數人生所植遂可以言命乎予謂此乃人生所感之氣然也元命變化之神超然形在上恐未可執而求焉天地之氣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各有陰陽則十干十二支所生也氤氳雜揉流行晝夜而人生遇之其間刑合盛衰可以積筭以生剋制化為官印祿馬亦自然之配中為

福偏為禍成格為福非格為禍乃論氣之純駁耳故星家之談多驗蓋察于氣機之際其說不可廢也人之生與萬物同物生于七十二候非其候生者不存活其由人力薰蒸灌溉非其時存活則意味俱逆而不暢達非所得之正氣然耳今支干之重有數天下之生無數其八字全同者千萬中不一二見比其布散分列條貫森然弗亂雜非有神物司之乎夫可推者氣也命不可推也若紂為王西伯為囚顏淵天盜跖壽其謂長平坑卒南陽貴士者命也唯上智能察也丁生善談五星迺典

之語

言醫贈葛君汝敬

祝允明

世遷道裂人習苟陋口以耳言足以目行胥四海而其能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無幾由小大之務人皆若人習皆若習萬事如何而治哉又甚者以偽襲之昧自曰解卑自曰高繆自曰是噫若之何哉余將平隲今古固不勝慨因葛君療疾將贈之言而觸于懷由醫而發也姑寄辭于醫之道大歎細歎醫之道非大古之為醫者其人大也炎農軒后而下作之述之飛聲

千載者皆大聖神仁智英傑賢人也以斯人用醫烏獲之振羽也烏乎而不大故醫之用與耕者植者並濟養人生其道畧等非甚高大而其人皆大也病乎後世之言醫者良百一而庸十九是人病醫非醫病人矣余少讀經史子傳期為用世學固不遑暇于是間時或獵覘樞素難脉明堂內照千金本草書意中有一種言也又覘諸醫師治效扁鵲倉公華佗褚澄徐秋夫輩以底于孫氏則多契前旨又後稍覘張劉書而因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李明之言與朱彥修并得其人又有

一種意也又下及勝國其國初名家如吾郡葛氏張氏盛氏韓氏王氏猶然也今天下稱良醫師紛以余不習其法所不敢知然其以名者則以能持李說也持李者謂之王持張劉者謂之伯况孫以上哉近年始得千金翼讀之益契舊聞大發蒙塞或以其旨索諸今人為之駭然亦不敢言也今人家子弟為科舉之術必持程朱不持漢儒為醫師必持李不持前人何昔之大儒上醫甚艱有今正叔元晦明之盈天下間巷也今稱良醫師多江南余舊有戲語謂北人乏醫試以戶曹版籍校

計何生死者之畧相當歟噫嘻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苟合道濟世何必曰禪道不同不相為謀有語則吐亦焉知其為是為妄耶知我罪我皆所不辞微葛君也吾其鬼矣葛君生我、知報之申吾感因述吾志而已葛君字汝敬其為道吾能識其超拔高妙所謂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而不能指言之因稱以語人曰仁哉汝敬乎活今人之心智哉汝敬乎得先聖之道蓋汝敬可久玄孫也知可久知汝敬矣

送地理黃生歸劍江序

蔣冕

相地之說豈獨堪輿家有之我乃卜澗水東壘水西書固嘗有之矣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詩亦嘗言之矣然此猶為居室言非為宅兆言也孔曾相與問荅極論夫孝子生事葬祭之道顛、然著之于書以詔天下後世至其終篇奉送終之大節而特揭之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使所在之地而皆可葬則何事于卜正以地有美惡不得不卜以決之葬焉而不卜、焉而不吉則雖葬而未必能盡善吾親之體魄容有不安焉者此孔子所以有安之、說也自是以來鄒孟氏以及司馬氏程氏朱

氏始有無使土親膚之說又有土厚水深之說又有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以為地美之驗之說又有避五患之說又有擇主勢強弱風氣聚散之說皆不過推廣孔子之言而益致其謹重周慎之意特後來者言愈詳而意愈密耳此正天下後世凡為人子者所當尊信服行以為著蔡指南者也可堪與家謂凡人之賢愚壽夭富貴貧賤一切皆塚中枯骨之所為雖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世主賞善罰惡之權皆可以置而不論甚則至謂神功可奪天命可改而禍福之應速不旋日則與此甚相矛盾

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然彼之業是術者但見其師資相授大率皆然遂益鼓其說以悞世人矜張誇詡飾偽以為真以愚誑愚先後一轍雖號為讀儒書者亦每甘其愚而不之悟且自謂吾之禍福其輕重予欲皆不出其術中由是舉吾親之體魄一聽其所為以自陷于水泉蝼蟻之地而不自覺曾不知彼之言固有與吾儒合者其曰乘生氣者是也曰上聚曰風曰水曰土欲堅潤云者皆生氣所以乘之由亦豈得謂為無理哉在人子者亦宜參互考究之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

道特不當以禍福言耳予年十二而孤先君宦事惟
吾伯兄今湖廣憲副梅軒先生是賴于堪輿家之說懵
無所知頃自先母棄背朝夕皇、馬園營宅兆業是術
者往、踵接于吾門最後鄉貢士楊仁夫以書自衡山
來亟稱劍江黃生璿既而生至與之語郭景純葬書甚
習間與之陟岡阜探討源委其于山川性情務求其隱
顯向背之未易測識者其于
未嘗一出

諸其
人又謙而好學在吾家一聞丁憲副時雍言
永豐慎儀之術有過人者即辭予往從之得其肯綮

為多予家居二年生凡三來吾全每一見之輒喜其問
學日新而未已庶乎可與論吾儒慎終之道而不拘、
然泥于彼所傳禍福之談者故因其佐予葬先母而歸
也書此以張之且使人知予所以與進乎生者意蓋在
此而不在彼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公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輒談鬼怪之事
以動之事實或湊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閭門陸汝器
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草木禽獸果蔬

蔬菜無不備然汝器淳寔人也于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三百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一百八

技術

贈饒太醫序

萬恭

余幸得視篆醫院而好讀諸外家方書其言連類洗洋若神府海藏變怪百具視其上方皆可游心駭目若鼓之攻跖之滌長桑君之方緩之為和之視豹之慰安期之神樓太倉公之診無慮數千百家是皆誠壹所致故

足述也然悉局于一體假令從遠邈則其効可覩矣通
方之士無取焉余甲寅春弥月病膈以上氣冲觸不
得定膈以下即如空囊歎不得實也煥之則焮涼之
則憊補之則氣溢瀉之則氣耗余甚厭苦之間以語先
祿吉陽先生應聲曰幸適有方士杏山人者過我請
為子視疾須臾杏山人果至余望見杏山人呼曰
即以何方藥令已疾君曰請脉之良久曰是謂事勞其
形思滑其精血耗丹宅氣驚黃庭非九竅所入五味所
生是以劑以清化膏以五經于是三四投盖油然不

覺病之解以去也余歡甚招山人謂曰善醫也夫善醫
也夫即外方家諸所稱何以加焉山人好奕余亦時
招山人奕日有持海檄告倭盜者甚急山人輟奕索讀
之既攘臂大言曰安得善擊賊如吾應城尹者為海邦
擊賊余曰而尹何狀而能擊賊山人曰吾尹葉震亨氏
者廣右人也尹應城時礦賊從中洲來匿城南巨麓中
尹躍馬挾弓矢出從者三人抵賊所羣賊據麓自若以
其兇獷者五人絕澗奮臂持稍來銳不可當吾從城上
觀之賊及百步尹不為動五十步不為動三十步不為

動比短兵接刃令從者一發一斃再發再斃盡得五首懸馬腹而還盜自是不敢入境今安所得如吾尹為海邦擊賊余拊臂曰嗟乎此海邦獨奈何不得震亨氏而用之山人搖手曰海邦者莫須得如吾尹者不能用也蓋聞醫均者秦之良醫也張子背腫命均治之張子曰非吾背也任子制烏治之遂愈夫有所委而後有所愈賊勢然也今通秦之間多鹺利地重亦多大賈四方貨物並至而會其民好任氣為俠地邊海倭奴亟往趨其利彼民人標悍勇鬪並起逐之故倭不能大得所欲是

疾在膏膜者也南跨江為蘓松地下宜稻為天下饒不待賈而裕民俗靡煩丈夫謳歌游戲好論議簫管比屋女子華侈被錦綺如恐不勝跣屣皆粧黃金故其俗日以麗而民日以脆善誨盜倭之來也如颶風而民之窟也如流水富民入郭貧民遂瞰其室而食良盜莫分復業無所是疾在心腹者也南為兩浙、以北大較如蘓松而未甚浙以南多海利人設知巧通夷賈一呼而浮海者千艘走死地如馭既又愚夷賈奪之利逋不肯償倭是用怒不逞必欲以所鮮獲所多故肆毒尤烈然累

起而累逐之是疾在腠理者也故愈通泰疾易愈而浙疾難愈而浙疾易愈蘇松疾難愈審標本明緩急安得海邦大吏以其事委擊賊者如張子之委背乎蓋未能也雖震亨氏萬輩將焉用也洞陽生捧腹躍然曰杏山人善醫也夫善醫也夫去外方家諸所稱遠矣夫効則上都其功不効則下蒙其罪醫均者有反袂而走耳語治疾得治盜山人豈所謂通方者非耶

夢占類考序

焦竑

夫為夢之說者曰想曰因而已所謂想者以形神相接

而言若渴之夢飲飢之夢食是也所謂因者以形神不相接而言若陰盛夢水陽盛夢火是也華胥之游可以現想蝴蝶之夢可以現因然叔孫夢見牛之貌于牛未至之前曹人得公孫疆之名于疆未至之日則不可盡歸之想亦不可盡歸之因有想有因何想非因無因無想何因非想因與想相乘而均之為心之動也故先儒以為從心莫如夢又以為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豈惟學哉成敗利鈍皆有可以夢而卜者何也動乎四体善不善必先知矧心為四体之君乎夢也者心之機動之微

而吉凶之先見者也心發于机、徵于夢机有善惡夢
分吉凶以机觸机言皆先覺是故夏作致夢商作簡夢
周取咸陟而周礼太卜掌之汲冢之書其來遐矣而瑣
語十一篇諸國之卜夢為漢藝文志七畧首夢卜其說
以衆占非一而夢為大甚矣夫占之莫良于夢也迨至
魏晉代有名家沿及宋元無復留意甚有狡猾于肆籍
者托名于周公夫孔子之于周公嘗夢之矣公則未聞
有夢也矧有書乎而奚傳哉傳不于周礼而別有一書
有是我且夢有兆同而殊應者亦有兆殊而應同者乃

刻舟而求雷煥之劍膠柱而鼓湘靈之瑟是讀周宣于
父書徵管輅于緒論立趙直于斷簡坐宋壽于殘緒編將
以稽疑而疑益生將以辨惑而惑滋甚又安能因黃熊
而復夏祀緣青蠅而滅昌邑哉不佞曩歲大病醫工斂
手而發夢以愈乃惟先哲之秘術雖既莫傳而已驗之
陳迹可以考見于是原始六經歷稽諸史叅諸羣籍旁
及禪家無論時之遠近人之華裔凡有徵于夢者罔不
擇而採焉命之曰夢占類考比類而從各有條目則取
法于劉向之洪範五行傳叅記錯糅適于事用則取法

于王景之大衍玄基差有稽寔待虛之意不無援古証
今之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幾哉衛玠有疾而無
疾索統無書而有書無侯求夢記于華陽而夢可卜也
若乃夢凶而得吉夢吉而得凶則休咎無常敬肆不一
亦存乎其人耳

墨苑序

焦竑

上古典策以竹挺染漆而書之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
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台得曹公所
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烟作墨

堅重而墨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
官以上党松心為佳故易水祖氏為最著江南奚超父
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
潘谷張過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
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菽冠
時流名徹黼宸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
益有聞然墨之色澤真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
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韵度哉頃
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馳

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制精妙種、擅奇至今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艷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于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于遇不為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執日以下噫孰謂一隄靡之

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完于用而一寓其奇于此宜其非常墨所能彷彿也余于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杓鑿于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贄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誦于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行以此編屬余為叙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歸鴻館畫冊序

顧起元

甚矣人之尊古而卑今也盱衡于所難覲而怵墨于所易覲古之偽者或信耳而謬傳之謬賞之今之真也有以狎而棄者有以衆而輕者故今之人巧于托古則蔑

不售嘗試告以今之所自出未有不袂手去者也甚矣人之尊古而卑今也今之古亦古之今也今之今則後之古矣世何今而不為古物何賤而不徵貴吾恒笑夫宣和之侈而愚也破冢伐墓以求之費金懸爵以購之斷繡敗素殘珪賸璧畢登于天球赤刀之上錦暉玉璨之間既快然自挾其所有餘又憫然日望其所不足而鼎彝遂鏤山川之精翰墨未厭溪壑之欲矣然今世得宣和一札一筆者又珍之如拱璧藏之以什襲使當日君臣知在今者亦為後之所必傳也即又何至鶩嗜慾

奔耳目以耗蠹于所難至使天下後世以金石圖史之精賞與艮岳之花石同詬厲哉甚矣人之尊古而卑今也而說者謂常人之情厭常而喜新夫古之為常今之為新也大矣人以所恒見者為常以所不恒見者為新今之新日：而見之則新復更為常古之常不數與耳目值則常者復更為新矣物自顛倒推移于無涯之內而人乃變其常心以殉之一貴一賤豈既哉余嘗見今之論畫者曰某唐某宋某元其估十百曰為今某氏也者估十不得二焉試取所謂古人而閱之其隄勝于今

今之人者不數見也即隄勝于今之人者又或出于今人之所贗為而非其真者也米芾謂營丘之跡世間所無而今世乃不乏摹畫古耶今耶時定之哉人輕真今而重偽古欲售偽者必假真為今愈工則為古愈偽矣人以其名赴之則何如取今之佳者藏之豕肉之可以果腹孰與龍肉之徒以馘耳也或曰今之畫者必師古人否則不足以言畫應之曰窮縑素之壽千年已矣其跡必歸于盡而其理則久而弥新世有真能懸解顧陸張展之理者即超然獨出不必襲其跡可也指窮于

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况世隄遠則傳隄希傳隄希則其品隄難核即顧陸張展之蹟幸有存者安能起斯人于九原而問之哉斯言出而世之好事賞鑒二家必且嗤之以為尊今而卑古夫子非謂古之不必重也而以為古之不可易知今之亦可以為古也則尊今乃弥以尊古矣上可以博彥遠之蓄而下可以釋元章之慙世必有以余為弋獲者乃因哀次所藏今人畫冊漫書其首以引之

潘方凱墨序

顧起元

新都潘方凱負超然拔俗之韻游精竹素弱冠即以詩
長其社中其先世名谷者以善墨稱于宋元祐間君故
諳其遺法又有感于今之墨驚名而遺實者衆也思以
盡墨之道闢如韋館以作之既成而眡古今譜記之所
稱度母以隄勝者薄游金陵出以示余而問序焉余嘗
謂釋名有言墨晦墨也以黑為質故字之曰玄世不務
工其質而假宿于文于是假龍腦麝臍以益其香假金
箔珠屑以助其色假龍文月團香璧烏玦以昭其象假
九子五劍天闕玄中以侈其名假刃可截楮鋒可削木

置之水中三年不壞以神其造夫是五者乃墨之所以
致用豈所以盡墨哉所貴墨者黝如漆輕如雲清如水
暈如嵐香如焯好之體不五蘊而馨光如玄妻之鬢髮
不膏沐而鑿若是即王迪之膠陳惟達之松李廷珪之
丸質任自然固已超隄靡上谷而据其勝矣不然令入
紙易渝泚筆易滯祖暑易潤凌寒易解即蘓合搜烟如
明昌雙角龍文如彥衡麝香八劑如張過摩娑有味點
染無功將墨非墨何論玄又玄哉善乎方凱之自序也
臍腦多則致質吾取其芬屑箔多則蝕色吾取其華烟

用獨草則不堅吾取諸交莖用漆則皸死用豨則氣滯
吾取諸阿興廣用牛之草及麋之角製之之法難工不
工雖麟鳳龜龍無所用余三復其言犁然有當于心取
其墨試之嚮所稱六善者無一不合甚矣方凱能盡墨
之道而有得于斤名尊實之義也昔蘓長公贈潘谷詩
魚肥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遙
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方凱所作固已似之後世有如
長公者能不謂潘氏代有墨仙哉余又嘗戲謂令人嗜
墨手之必先舐其香是嗅墨者見錯以金珠輒什襲而

藏之是賈墨者博采羣象弄之以為佳是相墨者不辨
其品第以名使括是聽墨者啗李氏之入水不渝蘓氏
之堅如玉石以為奇是瘞墨者無當于其質典用而矜
矜然謬賞度之寧不為易水家兒所笑方凱能用墨而
工于墨故超然獨盡其理又舉其法以示方來托諸付
之子彼有稱昔言善易者不論易讀方凱墨序當罰飲
墨水一斗矣

叢桂莊牡丹譜序

朱安瓶

夫世重華治隆洽則黔黎熙熙焉皞皞焉化日靈澤阜

滋萬類雖草木之微亦遂其生成也若牡丹乃造物之
鍾秀者古今哲人豪士之所稱賞過昇平則縟葩麗蕊
油幕朱欄香輪競逐于東風管絃疊奏乎夕日以樂其
繁華富貴焉丁世艱則芟于芻牧毀于兵燹淪落于寒
烟荒草之中憔悴乎敗屋頽垣之內而人亦莫之顧矣
譬彼豐亨之歲乃以珠玉為珍也以牡丹之盛衰亦可
以觀世道之汙隆矣考之載籍惟唐開元中始盛于長
安李太白清平調已品題之白樂天詩云一叢深色花
十戶中人賦是也宋天聖中乃復盛于洛陽邵康節韓

范司馬諸名勝皆歌詠而愛重之歐陽公為之作記凡
三十品以傳可想見當時之氣象矣汴為宋皇邑去洛
陽四百里花開每以充貢汴花之不逮落花明矣我明
海宇清平羣生茂育二百餘載宣德間周憲祖于府中
開天香圃以植之府乃宋大內泉甘而土沃是花榮茂
不減洛陽每花時名府僚張筵會文儒託乘俊彥盈席
飛鸞錯綺肴製牡丹仙傳奇流傳後裔以為盛事昔
高唐兔苑皆賓從之能賦者而楚襄梁孝不過尊貴之
人耳豈如我憲祖之搵瓠染翰為當世之作者哉然譜

中所載止二十餘品蓋所收者汴之牡丹耳未暇取之
異地也汴之城中土鹵而水鹹百卉不宜士庶之家罕
焉嘉靖改元數載宗人始出郊坰辟園圃藝花木為遊
息之所于是諸邸競以牡丹相尚球求四方西至閩陝
南涉江淮得其絕異之品以誇奇角勝焉今皆萃之于
汴矣一園所植者數萬本其品多至五十餘色自古未
有如此之盛不知洛陽為何如也予棄人也芻狗天地
之間雌伏蓬茅之下拓落而約身懶慢以相成無所事
乃于城東七里之邊購得空同李公之故墅其松竹間

間有存者臺榭餘趾稍加修葺以為佚老之處錢塘沈
青門過而樂之取淮南小山之義題其扁曰叢桂庄客
有玉猷之興者每過訪焉留春軒前植牡丹數百本非
敢媲美名園然嘉月柔風芬馥妖冶怡性情之真觀化
工之妙則一也若乃四皓之採芝七賢之醉竹淵明之
賞菊和靖之詠梅皆肥遯山林取其凌霜傲雪以自勵
其清搵耳予之所好蓋未能脫畧綺紈之故態也暇日
乃辨其色香之美惡考其名品之高下叅以歐譜之同
異作牡丹譜六十二品每品詠以一詩雖詞旨蕪陋不

能宣寫佳麗欲使後之覽者知予為盛世閒人無所用
其心也詳述歐譜裁接澆治之法復益以今法使不遺
其巧可以奪天工矣宋迂愚叟所著牡丹榮辱志亦加
損益附之卷末俾宴賞者審其宜忌庶不負花神而國
色天香花王尊貴不與凡卉同也信矣哉

酒籌序

朱安流

夫修禮敦好協義洽情匪酒莫之歡也弁側山頽昏酒
戕生非令莫之約也陶然醺然游衍酣暢匪間莫之適
也是文雅佚豫寔造物之固靳生人之厚享也不有儻

偉之士難摠磊落之懷嘗試揆之通顯者有大饗大射
送往勞來之宴皆執法在前三爵是矩爾乃尊卑匪齊
南北異地鮮有同心兼愛以和樂也隱遯者避處山林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斗酒自勞既翁兄弟復聚比鄰醉
後耳熱仰天鳴、然而茅茨土苴鼓腹擊壤非有衣冠
文談之美觀也雖竹林之飲違遠世故放情方外乃以
道汙時艱托此而逃焉惟我先君南山公以宗親而值
唐虞之盛祿瞻豐腴而無薄書之鞅掌法禁踈濶得遂
詩酒以夷猶性樂名飲嘗書醉鄉記酒德頌于壁謂人

曰此雖荒唐玩世之言然其旨趣玄遠千載而下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祛蓬憲而息塵机也因扁其亭曰俯觀取俯觀萬物擾之焉如江漢之載萍之義仍書一聯云夢裏存三島酣中失二豪其胸次曠達如此喜與林下諸君子遊款洽言蘭交諧伐木易曰由豫大有得公其有焉如梁之通人水南田公杏山谷公之謝政歸也與公風期宿協意氣相詡玄解冥筌惜陰行樂時稱為飲中三達而西原薛考功自毫寄以將進酒之作樂三公之志也公復彙韻人佳士結怡情社登高作賦述宴興

懷杯學終傾雲烟落紙其樂何如也嘗見昔人以名士殊姜製為酒牌之令者公曰昔賢豈可唱名驅使哉不如用詩有一觴一詠之義乃取唐宋詩人七言絕句五十篇有關於飲宴者復闡系其旨為飲酒之目以淇園之竹為五十箒書之注于一筒命賓採取而飲能使觴酌不淆進止有序卓哉觴政之佳令也逮公暮齒商訂耆宿為老景會蓋公自少及老每酒闌宴罷頽然醉歸丰儀爽朗虬髯竟尺颯：颯：鄉人歎羨而指之曰此太平人物也未有浹辰不飲者垂五十餘年嘉靖癸亥

我公謝世未幾而章程漸嚴凡元宵燈火賓筵伎樂皆有禁防宗人祿入又復裁抑皆嗟咨無復曩之優游矣梁臺雪月宋苑鶯花亦寥落而減容色矣吁可勝歎哉茲將酒籌彙為一帙付梓以傳倘林泉高士江湖散人有志于名飲者亦製此筹用佐罇豆之歡可以想見公之為人必興同懷之感焉

書董杏莊卷

陳九川

後峯既為董生仁題杏莊卷東洲子詳其事以示余、謂董生行其術于京者十數年及己卯之事乃大章其

業豈非天鑒明君不殺之德故昇之以活諸臣耶余固甚異董生也余嘗杖時年少體羸衆獨危之既而庸醫者又強余下之湯液入而嘔而益病矣繼同年馬子伯循為余治膏傳之瘡亦漸愈而攻拔之劑痛不可勝不絕呻吟者凡七日夜乃從東洲子逆董生入而視之與安易之膏徐而痛定越數日起拜之而生不言功余固甚異董生也今天下之民百孔千瘡待拯甚急者何可言邪泣之者不重嘔下之亦鮮矣而况于膏之邪而况于調其元而治其本邪縱有稍致騷虞而不動聲色不

自矜能者蓋寡矣余重有感于董生也夫仁人心也于時為春木華于春者江北莫先于杏疾也者仁術所先施也字董生以心甫而稱之以杏莊後峰之期之也遠矣生其思盡厥義乎余固重有望于董生也

觀物雜詠序

萬廷言

畫者作秋山平遠往極其巧于微烟暮鳥風雨滅沒之間而傳神寫照亦灑然快觀于丰儀毛骨之表以肖乎其人可謂工矣然竟不能傳聲音于楮筆之所及詩以窮山川草木鳥獸虫魚風雲月露之變悲歡憂戚絕

抱孤踪久幽華剝之情與物之不齊感著于篇可謂博

觀物雜詠

序

萬廷言

末說者謂其有杜涉谷具之趣則亦非

物者蓋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夫苟至于疑神則形聲皆可意造形聲皆可意造則其接見聞之外者亦惟可意會而不可形致也願良工苦心覽者未必盡識安知筆墨之徑非寫希聲而詠無物者乎憲使青陽施君以所

自矜能者蓋寡矣余重有感于董生也夫仁人心也于時為春木華于春者江北莫先于杏疾也者仁術所先施也字董生以心甫而稱之以杏莊後峰之期之也遠矣生其思盡厥義乎余固重有望于董生也

觀物雜詠序

萬廷言

畫者作秋山平遠往、極其巧于微烟暮鳥風雨滅沒之間而傳神寫照亦灑然快觀于丰儀毛骨之表以肖乎其人可謂工矣然竟不能傳聲音于楮筆之所及詩以窮山川草木鳥獸虫魚風雲月露之變悲歡憂戚絕

抱孤踪久幽華剝之情與物之不齊咸著于篇可謂博矣然亦不能超然獨詠于無物豈兩者技止有形而已耶雖然昔人有言以有形而象無形斯至矣妙于山水者使人覽之悄然坐天姥而聞清猿飛鳥不還絨情天末說者謂其有枯淡欲無之趣則亦非淪無聲而滯有物者蓋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夫苟至于疑神則形聲皆可意造形聲皆可意造則其接見聞之外者亦惟可意會而不可形致也願良工苦心覽者未必盡識安知筆墨之徑非寫希聲而詠無物者乎憲使青陽施君以所

作觀物雜詠八十一章示子。愛其機竅深敏音節華暢因物造意故其意員因意造詞故其詞透蓋君英敏博洽根究理要馭歷中外多熟視故典人不為岸府洞中而濶表故其詩似其為人讀之瀟灑釋膠起憲當所欲言至于首詠乾坤所謂來往不停輒誰是將車者則又使人當下聲容俱歇迥若有獨見獨聞者發希聲于幽渺寄妙意于象數而非徒詠于物者矣君其誠有得于觀物者乎夫能觀無物于有物之中然後可以因應而妙乎物反現其現未嘗有觀者然後可以忘見而大

其觀外無物象內無觀者則心冥寂然詠安從生乎是謂莫知其然而然之神此三百篇風雅所由出也嗚呼深矣君家九華而近廬嶽今功名方起青鞋布襪非所有事予山人也亦非所敢問異時侯君倦遊歸第當相與遊九華坐匡廬絕頂反觀吾能觀者為有乎為無乎與乾坤將車者果伊誰乎為一乎為二乎請從事于斯詠矣

題何主臣符章冊

馮夢禎

何主臣欽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

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城數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飲之歸其柩今遂無祝辭香于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產遊吳中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嗚呼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刀殊文白文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不精不能久傳况其上者乎丁貞白藏主臣符章二冊凡千餘面得之于其子真可寶也其俟而廣之萬歷乙巳夏日遊黃山雨中題

書地理况霍岡卷

唐順之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恚未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搽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惑信巧發而奇中搽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

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脉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待葬以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蓄而好數徒之甚者豫章饒歛之間盜地以葬往至于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惧其不為祥而為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

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霍岡况君精于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寔藉于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于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于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于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

書筆譜冊子 李維禎

蔣孝廉公鳴貽余書亟稱吳興朱苕元製筆精良東南第一已見其筆譜則王百穀先生朱元介宗伯范長伯學憲品題推許甚至余不能書生平未嘗有手墨留人間每聽臨池家談筆美惡不知云何苕元為鴻筆之士所鑒賞定自不凡用憶古人善書者或運帚或削荆或染袖無所不佳余笑謂拙書人亦無所不可以苕元筆授余猶以烏號巨闕委諸偏枯指掌也昔吳八晉王秉柁鳴鐘鼓丁寧鐔于振鐸勇怯皆應三軍譁鉦聲動天

地余怯者竊附同聲相應之義安足為苕元長聲價哉

書吳生卷後 李維禎

古器法書名画之屬有鑒賞好事二家其人今莫盛于吳越而江右自歐陽文正以後絕響矣余先世故江右性椎魯一無所知于博古迷特甚竊自附昔人聲伎之說恐好故不解耳吳生江右金谿人也以博古名往來汝穎荆郢間從者如市足為江右吐氣竊怪其何所經承一日生持卷乞余書言自少病目雙瞽矣得國醫治之而愈余因失笑生之目能識別古物乃以此故使余

從張湛受東門伯左丘明西河夫子古方當亦作生伎
倆也或曰曹孟德豈有四目兩口但多知耳予何乃借
資于既育之視笑道論曰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乘一
眼而入便成偏見大道乎余復無以自解笑不能已



